

新战争与和平

第三部

李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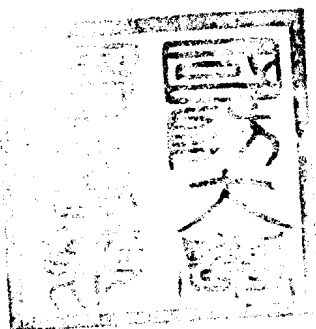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2 033 8254 3

新战争与和平

李尔重 著



新战争与和平（第三部）

李尔重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毫米 1/32 27.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560 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1—20000册

定价：10.90元

ISBN 7—5430—0310—4 / I · 40

目 录

一二·九运动

一	宪兵走了.....	(1)
二	不谙招待.....	(12)
三	釜底抽薪.....	(32)
四	自投罗网.....	(48)
五	芳子庆寿.....	(63)
六	千元支票.....	(72)
七	要求兑现.....	(90)
八	辩词凌厉.....	(97)
九	“名利双收”.....	(123)
十	弃暗投明.....	(131)
十一	戴笠作祟.....	(139)
十二	不许读书.....	(153)
十三	敷衍一下.....	(166)
十四	牢房风味.....	(179)
十五	我是好“银”.....	(186)
十六	民心可贵.....	(199)
十七	不许胡闹.....	(210)
十八	名正言顺.....	(224)

十九	会心一笑	(251)
----	------	---------

二·二六事件

一	生身年月	(255)
二	出访欧洲	(279)
三	建“大学寮”	(309)
四	亲自动手	(331)
五	追逐良缘	(342)
六	杀张作霖	(356)
七	扑朔迷离	(387)
八	少帅出山	(412)
九	恼人的事	(430)
十	田中罢相	(462)
十一	裁军谈判	(476)
十二	鱼不好钓	(515)
十三	九月阴谋	(547)
十四	提前行动	(592)
十五	九月十八	(607)
十六	暗室灯昏	(625)
十七	踏血南进	(650)
十八	犬养去也	(670)
十九	蜘蛛结网	(694)
廿	君臣之间	(714)
廿一	近卫的话	(724)
廿二	伦敦废约	(744)

廿三	波涛连卷·····	(761)
廿四	刺杀永田·····	(779)
廿五	南进南进·····	(799)
廿六	“龙尊”显圣·····	(815)
廿七	血染东京·····	(824)
廿八	就要行动·····	(847)

一二·九运动

〈一〉 宪兵走了

明光为了观察情况，到前门外大栅栏时还不到早上七点半。他想到商店里转转，消磨点时光。除了一些小商户之外，大买卖还没揭门板，连橱窗也没法看。明光想找个小饭铺坐坐，顺便买点东西吃吃。他早就知道门框胡同的切糕最出名，便向那里走。心中有事，本不是一心想去吃东西，边走边东张西望，跟一辆迎面跑来的人力车撞上了。人力车夫责备他走道不看路，他连忙向车夫道歉。一抬头，看见人力车上坐着一个穿着体面的人。大热天穿着灰色纺绸长袍，上身还配上一件黑纱马褂，一对穿着礼服呢千层底鞋的脚跷在车夫的屁股后头。明光想：“这是哪里的一位阔人？”不提防对方把他认出来了。

“明光老弟！大清早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逛？”那人走下

车来，拉住了明光的手。

“霍实兄！怎么几天不见，一下子就阔起来啦？”明光半开玩笑地问。

“我要上任了！”霍实小声地对明光说着，一看洋车夫还在等他，顺手掏出两毛钱递给洋车夫，说了声“你走吧”，洋车夫拉着车走了。霍实拉着明光就走：“走！我的肚里正在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你是个明白人，我得听听你的。”

霍实是天津一家纱厂老板的儿子，老家在浙江温州。他的父亲跟汉奸殷汝耕是好朋友，霍实在日本留学时，便由殷汝耕照管，管殷汝耕叫五叔。明光的父亲曾做过几年甲等县的县知事。做这种县的县知事，一般要花上三万元的本钱才能换到手。不过，做这种县知事，手不需伸得很长，一年也可以弄到三十万洋钱。明光的父亲从官场上退下来，就在天津当了寓公，在社交场中也就认识了霍实的父亲。两人一见如故，来往很多，留学生霍实和大学生明光也就成了好朋友。明光虽然比霍实小了几岁，在大学生里却是个活跃分子，功课不错，议论天下大事也条条是道，霍实很觉着他比自己的见识高了一筹。

霍实把明光就近拉到一家小饭铺里。掌柜的眼亮，一看贵客进门，就请他们去后边隔开的雅座，明光连忙拦住：

“不，咱们就在这临街的地方，随便吃点什么吧！雅座里空气不流通。”

明光本不想大吃，因为他还有任务，抢先要了一盘包子，两盘卤菜。他怕霍实还要添别的热菜，赶忙问道：

“你给我说说，到哪里去上任？”

“我五叔当上了蓟密专员，根据塘沽协定，日军要从古北口撤到热河境内，冀东成了非战区，中日双方都不许驻军队。蓟密专区在古北口设了一个办事处，办理中日双方来往事宜。我当了那个办事处主任。我没做过官，我想这个官是个夹板里讨生活的官，日子不会好过，你看我该怎么办？”

明光嘴里吃着包子，耳朵听着霍实小声地叙述，两只眼却一直地盯着街上的来往行人。行人多了起来，学生样的人也多了起来，有的在杂货摊上问价钱，有的站在橱窗玻璃外头啃烧饼。一个又粗又壮的大高个儿，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身穿一条中式的甩裆裤子，守在一堆竹竿跟前，挑来拣去，讨价还价。明光认得这个人，也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竹竿。他刚想着“掌旗官到了”，那人一回头跟他打了个照面，两个人会意地轻轻点了点头。霍实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也明白了几分。不过，他总是要听听明光的主意，才觉着舒服。

“明光！你听见我的话了么？”霍实问。

“听到了，一字不漏地听到了。”明光说。

“你看我该怎么办好？”

“冀东虽划成了非战区，到底还算是中国地面，古北口的办事处，你当然可以去。虽说在两块夹板之中，到底还是一块板子又硬又带刺，一块板子是豆腐千张做的。要是顶不住那块硬板子，你就得被压得趴下，压成烂泥。腰板可真要挺得硬梆梆的才行，一点含糊不得！”

“我总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不会胡涂的。”霍实说。

“这就行！”明光看了看四处无人，把嘴巴伸到霍实的耳

朵边，小声说了一句：“你不但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还要看明白你五叔已经是半个日本人……”

“他当中国人的专员，我叫他五叔；他要是跟日本人穿连裆裤，我就走我的路。”霍实说。

“霍兄！心里有这盏灯，路总是明的！”

街上人群忽然集合了，传单飞舞起来。那个买竹竿的大个儿，从腰里抽出一条白底黑字的大横幅，插在两条竹竿之上，一个人上来举了另一根竹竿，一条大标语便横在空中：

“反对何梅卖国协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人借了一条板凳，站在横幅标语之下，开始了演讲。

明光站起身来，急着要站到人群中去。霍实知道：飞行集会开始了，明光是来参加这个会的。他知趣地说道：

“明光，你忙你的吧，我走啦！”

明光把预先组织的纠察队布置到四周，保护着站在板凳上讲演的人。过路的工人学生一听说是反对何梅卖国协定，都靠拢来听，摆摊的小贩们怕惹出事来吃挂落，忙着收摊子。才开了门的商店又忙着关起了门。

正当讲演的人讲得来劲时，一个纠察队员向明光报告道：

“一队宪兵走过来了！”

蒋孝先带来的宪兵第三团，是有名的活阎王。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他们在北京杀了上万的无辜青年。北平的人民一听到宪兵三团，简直是谈虎色变。明光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讲演的人。讲演停止了，人们正要疏散，那队宪

兵刚好走到了街口，堵住了众人的去路。人们正在焦急，那个掌旗的大个儿，拔出了竹竿，大喊一声“冲啊”！他把竹竿当长矛，端平了向前闯去。出乎他和众人意料之外，宪兵的队形向右转了，一声“跑步走”的口令，把宪兵引向了前门车站。跟在宪兵队伍后头的是十来辆卡车，拉的是箱笼什物。大个儿似乎还想向前闯，明光叫住了他。

“张勇！……”明光招手要他止步。

“这是怎么回事？”张勇问。

“不用问啦，这是按命令办事，土豆子搬家，滚蛋出沟。”

“蒋介石下了命令？”张勇还不明白。

“何梅协定上，日本人命令宪兵三团，国民党省、市党部，东北军、中央军都要撤走，还得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你看，日本人的命令多灵！”

大家听着明光的说话，越听越气。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个不停。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往车站走，大家瞪着眼没办法。大卡车的后头跟上来一辆灰色的流线型新卧车。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人低眉顺眼地夹着个大皮包，是个随从秘书；另一个戴着礼帽，穿着银灰色绸长衫，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象牙烟嘴。

“汉奸陈觉生！”

人群里有人认得这是中日混血儿陈觉生。他在土肥原指挥之下，为日本人奔走。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人给他向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要了一个美差：北宁路局长。不到一个月，他便置办了一辆最新型的卧车。自从他当了北宁路的

局长，不但日本可以自由运兵，而且大开了日货走私的大门。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很嘉许，中国人已经知道他是个黑了心的汉奸。人群里一喊出了他的名字，反应最快的是张勇。他飞步向前，抡起竹竿猛打汽车，竹竿打断了，汽车加大油门，溜了。张勇大喊：

“打倒汉奸陈觉生！”

陈觉生惊慌地连着叫“快”，汽车一阵风似地跑了。张勇狠狠地说：“总算便宜了他！”怅然地拄着半截竹竿看着跑远了的汽车背影。明光拉了他一把，说道：

“走吧，改日再跟他算账吧！”

张勇败兴地跟着明光顺着前门大街往北走。走到箭楼附近，看到前门车站外头，人和车辆格外地拥挤。车上装的都是行李箱笼等物，忙着进站的人们不但有宪兵、中央军，还有蜂拥而来的便装人们。张勇已经知道这就是根据何梅协定往南撤走的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张勇越看越气，嘴里嘟哝着：

“看！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有的是八面威风，日本人给弄出一张卖国协定，掏开了他们的蚂蚁窝，你看他们比奔丧的跑得还紧！”

“这就叫先安内、后攘外呀！”

明光的话才落地，迎面紧步走来一个穿着竹布旗袍的短发女学生。虽然是个女学生，却脱掉了一般女学生那种腼腆，她豁达开朗，无拘无束。这是因为她在“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火线上作为救护和慰问队员，受过战争的陶冶。现在她回到北平，重新入了一个大学——东北大学。她还没

有开口，明光已经认出了她。

“丽馨！你忙着干什么？”

“告诉你个好消息，宪兵三团溜了……”宁丽馨说。

“我们知道了！”明光说。

“还有国民党市党部的特务队也滚蛋了。我过车站时看见了！”丽馨说。

“就是李春发那伙王八蛋？”张勇问。

“我就是看见李春发钻进了车站，才知道他们开溜了。”

蒋介石派到北平的宪兵第三团是有名的活阎王，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养的特务队是有名的“剃头刀”。两股匪徒肩并肩地摧残北平的革命人民，这是北平的进步群众都了解的。张勇跟这个特务队长李春发打过一次不寻常的交道。在一次社联组织的读书讨论会上，几十个人在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导言》，发言很热烈。特务队长李春发闯进了会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喊大叫：

“读什么书？就是要读三民主义；要信仰什么？就是要信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你们在这里宣传赤化，是非法的！”

一群打手随着他的叫声钻进来就抓人。李春发拔出了手枪逼住了主持会场的宁丽馨。张勇看得明白，知道眼前的事不是用口舌可以解决的。他不假思索地举起了小书桌，不待李春发和打手们作出反应，便向李春发持枪的右手砸了下去。手枪被砸在地下，李春发的手腕抬不起来了，几个打手忙向张勇进攻。张勇抡起书桌，把他们挡在一边，大叫一声：

“不怕死的上来！丽馨快走！”

待会场上的人群逃出时，张勇抡着书桌断后。特务们追着抓他，他向人群的相反方向跑，特务们把他逼到墙角上，以为可以把他捉住了。殊不知张勇在学校里学过武术，受过北平武术前辈赵鑫洲的亲授，练出了一身硬功。他跑到墙边，两腿一跃，腾空而起，双手往墙头上一按，一个鹞子翻身，跳出墙外走了。

张勇一听说李春发进了车站，拔腿就要进站去追，明光、丽馨拉住了他。

“你去干什么？”

“我去揍他一顿！”张勇说。

“算了！车站上虎狼成群，刀枪如林，你去演飞蛾扑火么？”明光说。

“这样让他走了，太便宜了他啦！”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豺狼依然遍地。你张勇的拳头再大，一拳头也打不出个太平世界。别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慢慢来！”

张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压了压自己的火性子。这时，他的肚子响了几声，他想起还没有吃早饭。

“好吧，我听你们的，找个地方吃几个烧饼吧！”

张勇拄着半截竹竿就往附近的烧饼铺走。丽馨拉住了他，向不远的地方指了指。那里站着两个穿灰布长衫、戴墨镜的人，在荡来荡去。丽馨小声地说：

“宪兵三团走了，马玉林的侦缉队还没走，把竹竿子扔了，咱们转个别地方去吃点东西吧！”

在西单一家羊肉铺吃了几盘羊肉包子，张勇心气平静了。三个人缓步地走着，谈论着今后的斗争形势，不知不觉走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门前。

市党部的牌子还挂着，大门的上头交叉地悬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院子里叮叮当地响着钉箱子的声音。市党部那些书记、委员们早就不见人影了，出来进去的尽是脚夫和操持庶务的科长干事。

他们正在忙着末了的撤退事宜。

张勇一见这个局面，心涌怒潮，双脚用力，要蹦上去砸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回头看了看明光和丽馨的沉静如常的面孔，断定这两位“斯文人”一定不会支持他的行动。脑子一转便想了个主意。他把脚抬起来给明光、丽馨看，说道：

“你看我的鞋快露出枣来了，我去打个包头，你们先走吧！”

张勇看着他二人走远了，在附近转了一圈，又绕到了国民党市党部门前，不由地笑了一笑，他想：“武装特务队走了，凭你们那伙巧嘴滑舌的浑蛋，都出来也敌不住我的三拳两脚！”他一个箭步奔上去，摘了市党部的长牌子，高高举起，想把上边的两面旗子捅下来，旗子挂得高，捅不下来。一个脚夫从旁问道：

“摘它干什么？”

“搬家呀，当然都要搬下来！”张勇说。

“那好办！”脚夫误认为张勇也是市党部的人了：“我给你弄下来！”

脚夫拿来一条长竿，把两面旗子捅了下来。张勇说：“好

啦！你去吧！”脚夫走后，张勇举起了市党部的牌子往石墩上一摔，摔成了几半。然后，把两面旗子撕成了几条。他心里一阵子痛快，堵着门口大喊一声：

“打倒刮民党！”

张勇把撕成条的国民党旗装在兜里，得意洋洋地回到学校的宿舍。同宿舍的同学名叫展鹏，正在朗朗诵读庄子的《逍遥游》。他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神贯注，旁若无人。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张勇听展鹏这种读书声已经听惯了，常常叫他“展书鱼”，展鹏并不在乎，淡然笑笑，仍然展卷读书。张勇走进屋，不想打搅展鹏读书，正准备退出时，才发现一个人坐在展鹏的旁边，铺开一张围棋盘，打开一卷棋谱，正在聚精会神地演练棋式。这个人名叫井阳。他与展鹏不同，不热心读书，也不关心时事，只对围棋很有兴趣，可也并不苦心钻研。下起棋来，从不计较输赢。他的理论是：“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一局推倒，再来一局，乃是常事，为输赢伤神，最是蠢物。”张勇把这两个世外散人加在一起衡量了一下，心里一阵子激动，他虽无心骂人，却是有意投石击水。他从兜里把残破的国民党旗刷地一下扯了出来，在他二人的面前一抖。

“这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我的好朋友！”

展鹏眨了眨眼，用手扶了扶眼镜框又是淡淡一笑。井阳生怕张勇招来灾祸，以爱护的口气说道：

“你这不是捅马蜂窝，何必呢？”

“马蜂不整人，人就会忘了世上有马蜂。天下事到底不是逢场作戏！”

展鹏根本不想参加这类辩论，在他二人对话时，他已经拿起“许氏说文”在查阅庄子里的字源了。井阳虽然也有时谈论点什么，但他从不愿卷入任何矛盾的漩涡。一到了矛盾要展开时，他便抹抹稀泥急速脱身。

“张大哥！期末考试到了，临阵磨枪也要磨一下的。我和老展在磨枪。你不磨一磨？”

“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我才不干呢！”张勇把话横着吐了出来。

“张大哥！人各有志，哈、哈……”

井阳拿起围棋谱和棋盘往外走，展鹏沉静地看《说文解字》，张勇也不好再跟他们争执，灰颓地坐在自己铺上，慢慢地把国民党党旗的残片，“吱吱”地撕成碎条。自己也说不清是撕着解恨还是在听撕布的声音。

“号外，快看号外！”

闯进来一个小姑娘，这是守大门的役夫老王的姑娘春花，今年才十二岁，正在上小学。她平常跟张勇混得很熟，因为在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时，总是他扛大旗打头阵，一般的侦缉队员或警察，三个两个总是傍不到他的身边。在春花心里，这张大哥简直是一位飞身无影、踏雪无痕的了不起的侠客。春花拿着一张号外，直跑到张勇跟前。

“张大哥！别发呆啦！日本鬼子又在张家村欺负咱们啦！”

